紅樓夢/第008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八回　薛寶釵小恙梨香院　賈寶玉大醉絳芸軒[1]

話說鳳姐和寶玉回家，見過眾人。寶玉先便回明賈母秦鐘要上家塾之事，自己也有了個伴讀的朋友，正好發奮，又著實的稱贊秦鐘的人品行事，最使人怜愛。鳳姐又在一旁幫著說“過日他還來拜老祖宗”等語，說的賈母喜歡起來。鳳姐又趁勢請賈母後日過去看戲。賈母雖年老，卻极有興頭。至後日，又有尤氏來請，遂攜了王夫人林黛玉寶玉等過去看戲。至晌午，賈母便回來歇息了。王夫人本是好清淨的，見賈母回來也就回來了。然後鳳姐坐了首席，盡歡至晚無話。

卻說寶玉因送賈母回來，待賈母歇了中覺，意欲還去看戲取樂，又恐扰的秦氏等人不便，因想起近日薛寶釵在家養病，未去親候，意欲去望他一望。若從上房後角門過去，又恐遇見別事纏繞，再或可巧遇見他父親，更為不妥，宁可繞遠路罷了。當下眾嬤嬤丫鬟伺候他換衣服，見他不換，仍出二門去了，眾嬤嬤丫鬟只得跟隨出來，還只當他去那府中看戲。誰知到穿堂，便向東向北繞廳後而去。偏頂頭遇見了門下清客相公詹光單聘仁二人走來，一見了寶玉，便都笑著赶上來，一個抱住腰，一個攜著手，都道：“我的菩薩哥兒，我說作了好夢呢，好容易得遇見了你。”說著，請了安，又問好，勞叨半日，方才走開。老嬤嬤叫住，因問：“二位爺是從老爺跟前來的不是？”二人點頭道：“老爺在夢坡齋小書房里歇中覺呢，不妨事的。”一面說，一面走了。說的寶玉也笑了。于是轉彎向北奔梨香院來。可巧銀庫房的總領名喚吳新登與倉上的頭目名戴良，還有幾個管事的頭目，共有七個人，從帳房里出來，一見了寶玉，赶來都一齊垂手站住。獨有一個買辦名喚錢華，因他多日未見寶玉，忙上來打千兒請安，寶玉忙含笑攜他起來。眾人都笑說：“前兒在一處看見二爺寫的斗方兒，字法越發好了，多早晚兒賞我們幾張貼貼。”寶玉笑道：“在那里看見了？”眾人道：“好幾處都有，都稱贊的了不得，還和我們尋呢。”寶玉笑道：“不值什麼，你們說與我的小幺兒們就是了。”一面說，一面前走，眾人待他過去，方都各自散了。

閒言少述，且說寶玉來至梨香院中，先入薛姨媽室中來，正見薛姨媽打點針黹與丫鬟們呢。寶玉忙請了安，薛姨媽忙一把拉了他，抱入怀內，笑說：“這們冷天，我的兒，難為你想著來，快上炕來坐著罷。”命人倒滾滾的茶來。寶玉因問：“哥哥不在家？”薛姨媽歎道：“他是沒籠頭的馬，天天忙不了，那里肯在家一日。”寶玉道：“姐姐可大安了？”薛姨媽道：“可是呢，你前兒又想著打發人來瞧他。他在里間不是，你去瞧他，里間比這里暖和，那里坐著，我收拾收拾就進去和你說話兒。”寶玉聽說，忙下了炕來至里間門前，只見吊著半舊的紅紬軟帘。寶玉掀帘一邁步進去，先就看見薛寶釵坐在炕上作針線，頭上挽著漆黑油光的鬢兒，蜜合色棉襖，玫瑰紫二色金銀鼠比肩褂，蔥黃綾棉裙，一色半新不舊，看去不覺奢華。唇不點而紅，眉不畫而翠，臉若銀盆，眼如水杏。罕言寡語，人謂藏愚，安分隨時，自云守拙。寶玉一面看，一面問：“姐姐可大愈了？”寶釵抬頭只見寶玉進來，連忙起身含笑答說：“已經大好了，倒多謝記挂著。”說著，讓他在炕沿上坐了，即命鶯兒斟茶來。一面又問老太太姨娘安，別的姐妹們都好。一面看寶玉頭上戴著纍絲嵌寶紫金冠，額上勒著二龍搶珠金抹額，身上穿著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，系著五色蝴蝶鸞絛，項上挂著長命鎖，記名符，另外有一塊落草時銜下來的寶玉。寶釵因笑說道：“成日家說你的這玉，究竟未曾細細的賞鑒，我今兒倒要瞧瞧。”說著便挪近前來。寶玉亦湊了上去，從項上摘了下來，遞在寶釵手內。寶釵托于掌上，只見大如雀卵，燦若明霞，瑩潤如酥，五色花紋纏護。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峰下的那塊頑石的幻相。後人曾有詩嘲云：

女媧煉石已荒唐，又向荒唐演大荒。

失去幽靈真境界，幻來親就臭皮囊。

好知運敗金無彩，堪歎時乖玉不光。

白骨如山忘姓氏，無非公子與紅妝。

那頑石亦曾記下他這幻相并癩僧所鐫的篆文，今亦按圖畫于後。但其真体最小，方能從胎中小兒口內銜下。今若按其体畫，恐字跡過于微細，使觀者大廢眼光，亦非暢事。故今只按其形式，無非略展些規矩，使觀者便于燈下醉中可閱。今注明此故，方無胎中之兒口有多大，怎得銜此狼犺蠢大之物等語之謗。

通靈寶玉正面圖式

音註云：“莫失莫忘，仙壽恒昌。”

通靈寶玉反面圖式

音註云：“一除邪祟，二療冤疾，三知禍福。”

寶釵看畢，又從新翻過正面來細看，口內念道：“莫失莫忘，仙壽恒昌。”念了兩遍，乃回頭向鶯兒笑道：“你不去倒茶，也在這里發呆作什麼？”鶯兒嘻嘻笑道：“我聽這兩句話，倒象和姑娘的項圈上的兩句話是一對兒。”寶玉聽了，忙笑道：“原來姐姐那項圈上也有八個字，我也賞鑒賞鑒。”寶釵道：“你別聽他的話，沒有什麼字。”寶玉笑央：“好姐姐，你怎麼瞧我的了呢。”寶釵被纏不過，因說道：“也是個人給了兩句吉利話兒，所以鏨上了，叫天天帶著，不然，沉甸甸的有什麼趣兒。”一面說，一面解了排扣，從里面大紅襖上將那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瓔珞掏將出來。寶玉忙托了鎖看時，果然一面有四個篆字，兩面八字，共成兩句吉讖。亦曾按式畫下形相：

瓔珞正面式

音註云：“不離不棄。”

瓔珞反面式

音註云：“芳齡永繼。”

寶玉看了，也念了兩遍，又念自己的兩遍，因笑問：“姐姐這八個字倒真與我的是一對。”鶯兒笑道：“是個癩頭和尚送的，他說必須鏨在金器上-”寶釵不待說完，便嗔他不去倒茶，一面又問寶玉從那里來。

寶玉此時與寶釵就近，只聞一陣陣涼森森甜絲絲的幽香，竟不知系何香氣，遂問：“姐姐熏的是什麼香？我竟從未聞見過這味兒。”寶釵笑道：“我最怕熏香，好好的衣服，熏的煙燎火氣的。”寶玉道：“既如此，這是什麼香？”寶釵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是了，是我早起吃了丸藥的香氣。”寶玉笑道：“什麼丸藥這麼好聞？好姐姐，給我一丸嘗嘗。

”寶釵笑道：“又混鬧了，一個藥也是混吃的？”

一語未了，忽聽外面人說：“林姑娘來了。”話猶未了，林黛玉已搖搖的走了進來，一見了寶玉，便笑道：“嗳喲，我來的不巧了！”寶玉等忙起身笑讓坐，寶釵因笑道：“這話怎麼說？”黛玉笑道：“早知他來，我就不來了。”寶釵道：“我更不解這意。”黛玉笑道：“要來一群都來，要不來一個也不來，今兒他來了，明兒我再來，如此間錯開了來著，豈不天天有人來了？也不至于太冷落，也不至于太熱鬧了。姐姐如何反不解這意思？”

寶玉因見他外面罩著大紅羽緞對衿褂子，因問：“下雪了么？”地下婆娘們道：“下了這半日雪珠兒了。”寶玉道：“取了我的斗篷來不曾？”黛玉便道：“是不是，我來了他就該去了。”寶玉笑道：“我多早晚兒說要去了？不過拿來預備著。”寶玉的奶母李嬤嬤因說道：“天又下雪，也好早晚的了，就在這里同姐姐妹妹一處頑頑罷。姨媽那里擺茶果子呢。我叫丫頭去取了斗篷來，說給小幺兒們散了罷。”寶玉應允。李嬤嬤出去，命小廝們都各散去不提。

這里薛姨媽已擺了幾樣細茶果來留他們吃茶。寶玉因夸前日在那府里珍大嫂子的好鵝掌鴨信。薛姨媽聽了，忙也把自己糟的取了些來與他嘗。寶玉笑道：“這個須得就酒才好。”薛姨媽便令人去灌了最上等的酒來。李嬤嬤便上來道：“姨太太，酒倒罷了。”寶玉央道：“媽媽，我只喝一鐘。”李嬤嬤道：“不中用！當著老太太，太太，那怕你吃一壇呢。想那日我眼錯不見一會，不知是那一個沒調教的，只圖討你的好兒，不管別人死活，給了你一口酒吃，葬送的我挨了兩日罵。姨太太不知道，他性子又可惡，吃了酒更弄性。有一日老太太高興了，又盡著他吃，什麼日子又不許他吃，何苦我白賠在里面。”薛姨媽笑道：“老貨，你只放心吃你的去。我也不許他吃多了。便是老太太問，有我呢。”一面令小丫鬟：“來，讓你奶奶們去，也吃杯搪搪雪氣。”那李嬤嬤聽如此說，只得和眾人去吃些酒水。這里寶玉又說：“不必溫暖了，我只愛吃冷的。”薛姨媽忙道：“這可使不得，吃了冷酒，寫字手打颩兒。”寶釵笑道：“寶兄弟，虧你每日家雜學旁收的，難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熱，若熱吃下去，發散的就快，若冷吃下去，便凝結在內，以五臟去暖他，豈不受害？從此還不快不要吃那冷的了。”寶玉聽這話有情理，便放下冷酒，命人暖來方飲。

黛玉磕著瓜子兒，只抿著嘴笑。可巧黛玉的小丫鬟雪雁走來與黛玉送小手爐，黛玉因含笑問他：“誰叫你送來的？難為他費心，那里就冷死了我！”雪雁道：“紫鵑姐姐怕姑

娘冷，使我送來的。”黛玉一面接了，抱在怀中，笑道：“也虧你倒聽他的話。我平日和你說的，全當耳旁風，怎麼他說了你就依，比圣旨還快些！”寶玉聽這話，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，也無回复之詞，只嘻嘻的笑兩陣罷了。寶釵素知黛玉是如此慣了的，也不去睬他。薛姨媽因道：“你素日身子弱，禁不得冷的，他們記挂著你倒不好？”黛玉笑道：“姨媽不知道。幸虧是姨媽這里，倘或在別人家，人家豈不惱？好說就看的人家連個手爐也沒有，巴巴的從家里送個來。不說丫鬟們太小心過餘，還只當我素日是這等輕狂慣了呢。”薛姨媽道：“你這個多心的，有這樣想，我就沒這樣心。”

說話時，寶玉已是三杯過去。李嬤嬤又上來攔阻。寶玉正在心甜意洽之時，和寶黛姊妹說說笑笑的，那肯不吃。寶玉只得屈意央告：“好媽媽，我再吃兩鐘就不吃了。”李嬤嬤道：“你可仔細老爺今兒在家，提防問你的書！”寶玉聽了這話，便心中大不自在，慢慢的放下酒，垂了頭。黛玉先忙的說：“別掃大家的興！舅舅若叫你，只說姨媽留著呢。這個媽媽，他吃了酒，又拿我們來醒脾了！”一面悄推寶玉，使他賭氣，一面悄悄的咕噥說：“別理那老貨，咱們只管樂咱們的。”那李嬤嬤不知黛玉的意思，因說道：“林姐兒，你不要助著他了。你倒勸勸他，只怕他還聽些。”林黛玉冷笑道：“我為什麼助他？我也不犯著勸他。你這媽媽太小心了，往常老太太又給他酒吃，如今在姨媽這里多吃一口，料也不妨事。必定姨媽這里是外人，不當在這里的也未可定。”李嬤嬤聽了，又是急，又是笑，說道：“真真這林姐兒，說出一句話來，比刀子還尖。你這算了什麼。”寶釵也忍不住笑著，把黛玉腮上一擰，說道：“真真這個顰丫頭的一張嘴，叫人恨又不是，喜歡又不是。”薛姨媽一面又說：“別怕，別怕，我的兒！來這里沒好的你吃，別把這點子東西唬的存在心里，倒叫我不安。只管放心吃，都有我呢。越發吃了晚飯去，便醉了，就跟著我睡罷。”因命：“再燙熱酒來！姨媽陪你吃兩杯，可就吃飯罷。”寶玉聽了，方又鼓起興來。

李嬤嬤因吩咐小丫頭子們：“你們在這里小心著，我家里換了衣服就來，悄悄的回姨太太，別由著他，多給他吃。”說著便家去了。這里雖還有三兩個婆子，都是不關痛痒的，見李嬤嬤走了，也都悄悄去尋方便去了。只剩了兩個小丫頭子，樂得討寶玉的歡喜。幸而薛姨媽千哄萬哄的，只容他吃了幾杯，就忙收過了。作酸筍雞皮湯，寶玉痛喝了兩碗，吃了半碗碧粳粥。一時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飯，又釅釅的沏上茶來大家吃了。薛姨媽方放了心。雪雁等三四個丫頭已吃了飯，進來伺候。黛玉因問寶玉道：“你走不走？”寶玉乜斜倦眼道：“你要走，我和你一同走。”黛玉聽說，遂起身道：“咱們來了這一日，也該回去了。還不知那邊怎麼找咱們呢。”說著，二人便告辭。

小丫頭忙捧過斗笠來，寶玉便把頭略低一低，命他戴上。那丫頭便將著大紅猩氈斗笠一抖，才往寶玉頭上一合，寶玉便說：“罷，罷！好蠢東西，你也輕些兒！難道沒見過別人戴過的？讓我自己戴罷。”黛玉站在炕沿上道：“羅唆什麼，過來，我瞧瞧罷。”寶玉忙就近前來。黛玉用手整理，輕輕籠住束髮冠，將笠沿掖在抹額之上，將那一顆核桃大的絳絨簪纓扶起，顫巍巍露于笠外。整理已畢，端相了端相，說道：“好了，披上斗篷罷。”寶玉聽了，方接了斗篷披上。薛姨媽忙道：“跟你們的媽媽都還沒來呢，且略等等不遲。”寶玉道：“我們倒去等他們，有丫頭們跟著也夠了。”薛姨媽不放心，到底命兩個婦女跟隨他兄妹方罷。他二人道了扰，一徑回至賈母房中。

賈母尚未用晚飯，知是薛姨媽處來，更加喜歡。因見寶玉吃了酒，遂命他自回房去歇著，不許再出來了。因命人好生看侍著。忽想起跟寶玉的人來，遂問眾人：“李奶子怎麼不見？”眾人不敢直說家去了，只說：“才進來的，想有事才去了。”寶玉踉蹌回頭道：“他比老太太還受用呢，問他作什麼！沒有他只怕我還多活兩日。”一面說，一面來至自己的臥室。只見筆墨在案，晴雯先接出來，笑說道：“好，好，要我研了那些墨，早起高興，只寫了三個字，丟下筆就走了，哄的我們等了一日。快來與我寫完這些墨才罷！”寶玉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，因笑道：“我寫的那三個字在那里呢？”晴雯笑道：“這個人可醉了。你頭里過那府里去，囑咐貼在這門斗上，這會子又這麼問。我生怕別人貼坏了，我親自爬高上梯的貼上，這會子還凍的手僵冷的呢。”寶玉聽了，笑道：“我忘了。你的手冷，我替你渥著。”說著便伸手攜了晴雯的手，同仰首看門斗上新書的三個字。

一時黛玉來了，寶玉笑道：“好妹妹，你別撒謊，你看這三個字那一個好？”黛玉仰頭看里間門斗上，新貼了三個字，寫著”絳云軒”。黛玉笑道：“個個都好。怎麼寫的這麼好了？明兒也與我寫一個匾。”寶玉嘻嘻的笑道：“又哄我呢。”說著又問：“襲人姐姐呢？”晴雯向里間炕上努嘴。寶玉一看，只見襲人和衣睡著在那里。寶玉笑道：“好，太渥早了些。”因又問晴雯道：“今兒我在那府里吃早飯，有一碟子豆腐皮的包子，我想著你愛吃，和珍大奶奶說了，只說我留著晚上吃，叫人送過來的，你可吃了？”晴雯道：“快別提。一送了來，我知道是我的，偏我才吃了飯，就放在那里。後來李奶奶來了看見，說：‘寶玉未必吃了，拿了給我孫子吃去罷。’他就叫人拿了家去了。”接著茜雪捧上茶來。寶玉因讓”林妹妹吃茶。”眾人笑說：“林妹妹早走了，還讓呢。”

寶玉吃了半碗茶，忽又想起早起的茶來，因問茜雪道：“早起沏了一碗楓露茶，我說過，那茶是三四次後才出色的，這會子怎麼又沏了這個來？”茜雪道：“我原是留著的，那

會子李奶奶來了，他要嘗嘗，就給他吃了。”寶玉聽了，將手中的茶杯只順手往地下一擲，豁啷一聲，打了個粉碎，潑了茜雪一裙子的茶。又跳起來問著茜雪道：“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奶奶，你們這麼孝敬他？不過是仗著我小時候吃過他幾日奶罷了。如今逞的他比祖宗還大了。如今我又吃不著奶了，白白的養著祖宗作什麼！攆了出去，大家乾淨！”說著便要去立刻回賈母，攆他乳母。原來襲人實未睡著，不過故意裝睡，引寶玉來慪他頑耍。先聞得說字問包子等事，也還可不必起來，後來摔了茶鐘，動了氣，遂連忙起來解釋勸阻。早有賈母遣人來問是怎麼了。襲人忙道：“我才倒茶來，被雪滑倒了，失手砸了鐘子。”一面又安慰寶玉道：“你立意要攆他也好，我們也都願意出去，不如趁勢連我們一齊攆了，我們也好，你也不愁再有好的來伏侍你。”寶玉聽了這話，方無了言語，被襲人等扶至炕上，脫換了衣服。不知寶玉口內還說些什麼，只覺口齒纏綿，眼眉愈加餳澀，忙伏侍他睡下。襲人伸手從他項上摘下那通靈玉來，用自己的手帕包好，塞在褥下，次日帶時便冰不著脖子。那寶玉就枕便睡著了。彼時李嬤嬤等已進來了，聽見醉了，不敢前來再加觸犯，只悄悄的打聽睡了，方放心散去。

次日醒來，就有人回：“那邊小蓉大爺帶了秦相公來拜。”寶玉忙接了出去，領了拜見賈母。賈母見秦鐘形容標致，舉止溫柔，堪陪寶玉讀書，心中十分歡喜，便留茶留飯，又命人帶去見王夫人等。眾人因素愛秦氏，今見了秦鐘是這般人品，也都歡喜，臨去時都有表禮。賈母又與了一個荷包并一個金魁星，取“文星和合”之意。又囑咐他道：“你家住的遠，或有一時寒熱饑飽不便，只管住在這里，不必限定了。只和你寶叔在一處，別跟著那些不長進的東西們學。”秦鐘一一的答應，回去稟知。

他父親秦業現任營繕郎，年近七十，夫人早亡。因當年無兒女，便向養生堂抱了一個兒子并一個女兒。誰知兒子又死了，只剩女兒，小名喚可兒，長大時，生的形容裊娜，性格風流。因素與賈家有些瓜葛，故結了親，許與賈蓉為妻。那秦業至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鐘。因去歲業師亡故，未暇延請高明之士，只得暫時在家溫習舊課。正思要和親家去商議送往他家塾中，暫且不致荒廢，可巧遇見了寶玉這個机會。又知賈家塾中現今司塾的是賈代儒，乃當今之老儒，秦鐘此去，學業料必進益，成名可望，因此十分喜悅。只是宦囊羞澀，那賈家上上下下都是一雙富貴眼睛，容易拿不出來，為兒子的終身大事，說不得東拼西湊的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兩贄見禮，親自帶了秦鐘，來代儒家拜見了。然後聽寶玉上學之日，好一同入塾。正是：

早知日後閒爭氣，豈肯今朝錯讀書。

注释

↑ 本回回目：
“薛寶釵小恙梨香院　賈寶玉大醉絳芸軒”甲戌本，列藏本，舒序本。“小恙”舒序本作“小宴”；“大醉”舒序本作“逞醉”。

“比通靈金鶯微露意　探寶釵黛玉半含酸”庚辰本，己卯本，杨藏本。“黛玉”庚辰本作“代玉”。

“攔酒興李奶母討厭　擲茶杯賈公子生嗔”戚序本，王府本。

“賈寶玉奇緣識金鎖　薛寶釵巧合認通靈”梦觉本，程甲本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